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春秋讞義卷五

詳校官給事中臣鄧文洋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田尹衡

校對官中書臣金光悌

謄録監生臣陳秉寧

# 春秋讞義卷五

元 王元杰 撰

## 僖公

公名申莊公子閔公庶兄惠王十八年即位僖謚也小心畏忌曰僖

經元年

春王正月

程氏曰繼世者既非王命又非先君之命不書即位

不正其始也

胡氏曰承國于先君者父子之倫請命于天王者君臣之義今僖公内無所承上不請命不書即位正王法也

讞曰魯有内難閔公既薨公以成風所屬季子立之内無所承之位也踰年改元而不請命于周是上無所受之命也内不承國上不禀命春秋以大義正之故不書即位

齊師宋師曹師次于聶北救邢

夏六月邢遷于夷儀齊師宋師曹師城邢

程氏曰齊未嘗興大衆此稱師責其衆可救而徒次以為聲援致邢不保其國也

胡氏曰三國稱師見其兵力之有餘也聶北書救譏救邢之不逮也以王命而興師者正也能救而存之者權也

讞曰齊桓有存亡之功不免次師之失所以為

伯者之師夫救患分災惟恐不速聶北觀釁豈救患之道乎邢既自遷三國之師城邢卒有存亡之義然不禀王命豈聖人所與乎嗚呼上無明王戎狄猾夏弱國播遷救而存之可也以王命興師者正能救而與之者權書次于聶北罪救之不速序三國之師美其得存亡之功功過不相掩此待伯者之法

秋七月戊辰夫人姜氏薨于夷齊人以歸楚人伐鄭

八月公會齊侯宋公鄭伯曹伯邾人于𨙫

九月公敗邾師于偃

冬十月壬午公子友帥師敗莒師于酈獲莒挐

十有二月丁巳夫人氏之喪至自齊

程子曰至自齊者著齊之惡也

胡氏曰夫人與弑二君幾于亡國大義已絶不可復入宗廟矣書孫于邾薨于夷者絶哀姜也齊人以歸夫人氏之喪至自齊者譏桓公也不稱姓者殺于齊

不去氏者受于魯

讞曰哀姜帷薄不飭與弒二君大義已絕不可入廟齊為宗國辱莫甚焉既舉以法亦見絕矣歸喪于魯安可復配宗廟臨群臣乎既絕于宗國又絕于夫廟魯不當請齊亦不當歸也齊以大義誅之魯以私意請之絕于前而請于後魯之過也誅于始而歸于終齊之失也若曰子無仇母之義已絕者豈得享小君之禮耶書甍于

夷隱其惡而絕之書以歸不與齊人歸其喪去其姜姓以見絕于宗國不去其氏罪僖公之受葬討亂之法春秋其嚴矣乎

經二年

春王正月城楚丘

程子曰桓公攘狄人而封衛未嘗請命于天子也

朱子曰春秋之意諸侯不得專封大夫不得占地

胡氏曰楚丘衛邑桓率諸侯城之而封衛也不書桓

公不與諸侯專封正王法也

讞曰封建天子之事救患侯伯之職不以其功掩其過也桓封衛而衛國忘亡可謂救患分災有功于中華然專擅大權豈不犯義于王室春秋與其救患不與其專封前書城邢者邢既自遷三國之師共城得侯伯救患之義城楚丘者齊侯封衛獨擅天子之大權聖人與之是啟後世之僭正其罪而黜之則没其功于此有不得

已焉是以變其文而微其事董子云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齊桓反之此五伯所以得罪于三王也後書諸侯城緣陵則其專命之罪不可逃桓公之伯業怠矣

夏五月辛巳葬我小君哀姜虞師晉師滅夏陽

秋九月齊侯宋公江人黄人盟于貫

胡氏曰按左氏盟于貫服江黄也盟雖春秋所惡然諸侯皆在獨言遠國者許是盟也

讞曰荆楚最強江黄其與國也桓公招携以禮江黄慕義而從既尋貫澤之盟伐楚之謀定矣列國聚而為正可謂制勝之謀二國分而為奇共成犄角之勢楚人之援已弱中國之勢益張陽穀之會既堅懐遠之德及矣春秋外盟不書于册此書會書盟同于中國之例與其慕義而進之也桓公之慮周矣安攘之功著矣

冬十月不雨楚人侵鄭

經三年

春王正月不雨

夏四月不雨

胡氏曰穀梁子曰不雨者勤雨也每時而一書閔雨也閔雨有志乎民者也

讞曰閔雨則有志乎民不憂雨則無志乎民也憂樂與民同君國子民之心也遇天災而不懼視民隱而不恤慢神虐民之心也僖公儉以足

用寛以愛民務農重穀見于魯頌則有志乎民也審矣乃若文公十二月不雨至秋七月而書十年正月不雨至秋七月而書其無志于民必矣春秋一時一書以著僖之勤歴時不書以譏文公之緩比事以觀其義明矣

徐人取舒六月雨

秋齊侯宋人江人黄人會于陽穀

冬公子友如齊蒞盟楚人伐鄭

經四年

春王正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侵蔡蔡潰遂伐楚次于陘

程氏曰桓本侵蔡遂至于楚而伐之責其職貢非正也然其所責之事正故但稱其伐之正而不見其行事之譎也是以正掩其譎

又曰桓公伐楚責包茅雖其心未必尊王而其事則正

朱子曰桓文所以有功于王室者葢當時楚最強大時加兵于鄭鄭在王畿之内又伐陸渾之戎觀兵周疆其勢他國不及若非桓文有以遏之則周室為其所并矣

胡氏曰潛師掠境曰侵侵蔡者竒也聲罪致討曰伐伐楚者正也遂者繼事之詞而有專意次止也書遂伐楚譏其專也

瓛曰桓修伯業二十餘年攘楚雖在圖計待春

未嘗輕動貫之盟以要遠人之助柽之㑹以期中國之從侵蔡以振其威楚之勢亦孤矣師次于陘用而不暴退舍召陵禮與之盟克敵制勝得因時制宜之道矣易曰左次无咎未失常也程子曰行師之道因時制宜是以无咎也夫見可而進知難而退師之常也叛而伐之服則舍之師之正也然其駕楚之績有免民左衽之功擅合諸侯非天吏可伐之美春秋以義正名樂

與人為善書遂伐楚譏其專也伐而書次斯為善矣此功過不相掩春秋待伯者之法

夏許男新臣卒

楚屈完來盟于師盟于召陵

朱子曰據楚當時憑陵中夏僭號稱王其罪大矣若說着此事楚決不服故只尋些不共貢事去問他他想無大利害稍稍退聽便宜盟了此亦器小無大功業

又曰桓公之伐楚仗義執言不由詭道猶為彼善于此

胡氏曰楚大夫未有以名氏通者曰屈完進之也稱使權在完也來盟于師嘉服義也盟于召陵序桓績也于此見齊師雖強能以律用之而不暴楚人已服能以禮下之而不驕庶幾乎王者之事矣春秋之盟于斯為盛楊子稱之曰齊桓之時盛而春秋美召陵是也

讞曰桓公懐遠以德屈完服義而盟此齊伯所以盛也夫齊師雖振楚力尚強使屈完無保民息兵之心桓公無退師修禮之志則兵之勝負未可必也彼包茅不貢之大義感其心諸侯乘觀沮其氣于是俯首而就盟焉以見齊勢方強桓公律用而不暴楚人已服桓公禮下而不驕春秋之盟于斯為盛凡書盟者皆惡之與是盟者大桓之功也九合一匡所以見稱于聖人歟

齊人執陳轅濤塗

秋及江人黃人伐陳

八月公至自伐楚葬許穆公

十有二月公孫茲帥師會齊人宋人衛人鄭人許人曹人侵陳

朱子曰以執轅濤塗侵曹伐衛之事視夫東征西怨

虞芮質成人心服與不服可見

胡氏曰楚方受盟志已驕溢陳大夫之謀不協其身

見執其國見伐見侵而怒猶未息也桓公之德于是乎衰

讞曰桓公量淺而易滿管仲器小而易驕此所以假之不久而遽歸也方楚之未服其經營也至矣及受盟之後驕溢之志生焉陳不協其謀至于見侵見伐既執之又伐之何待楚之寛而待陳之猛乎桓德于是衰矣春秋書執書伐以著桓之暴列國貶而書人以正諸侯之誅所以

仲尼之門無道桓文之事

經五年

春晉侯殺其世子申生杞伯姬來朝其子

夏公孫茲如牟

公及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會王世子于首止

秋八月諸侯盟于首止

程子曰世子王之貳不可與諸侯列世子出諸侯會

之故其詞異

胡氏曰及以會尊之也王子而下會諸侯則凌諸侯而上與世子會則抗春秋抑強臣扶弱主撥亂世而反之正特書及以會者若曰王世子在是諸侯咸往會焉示不可得而抗也故曰首止之盟美之大者也

讞曰王將以愛易世子桓合諸侯以定其位其事則正其迹若嫌諸侯相盟已非盛事況敢會王世子乎以大義言諸侯上盟則為不臣時宜

而論則翼戴之事為近正春秋録伯之功行權反正書及諸侯而殊會尊君抑臣之意也原其初心桓非得已葢欲惠后之愛不得行其私天下皆知世子之為正王室由此而尊世子自此而定諸侯自此而睦一舉而君臣父子之道存此變而不失其正者也正而不譎其謂是歟

鄭伯逃歸不盟

胡氏曰首止之盟善也犯衆不盟是以為貶故特書

鄭伯逃歸逃者匹夫之事諸侯之尊下行匹夫之事雖悔于終病而乞盟如所喪何其書逃歸不盟深貶之也

瓛曰大義在人心人主不得私其好惡公議在天下人臣不得苟于從違齊桓定世子是拂天王之意春秋與之正大義也鄭文不盟是承天王之命春秋黜之違公議也春秋再書首止美齊桓之功特書逃歸以譏鄭伯為匹夫之行後

雖乞盟悔無及矣

楚人滅弦弦子奔黄九月戊申朔日有食之

冬晉人執虞公

經六年

春王正月

夏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曹伯伐鄭圍新城

程子曰鄭文公逃首止之盟故六國伐之圍新城鄭

未服也

胡氏曰齊合六國之師圍新造之邑宜若振槁及楚人攻許即解其圍又得分災救患之義

獻曰鄭伯逃盟懼敵築新密以自固不量力度德甚矣桓公聲罪致討圍而不舉及楚人攻許即移師救許是得救患分災之義春秋之例伐國不言圍書伐書圍甚之也然則新城之圍何以無貶詞也葢當是時強楚已服諸侯同心從伯鄭獨黨惡不悛書伐又書圍以著鄭之不服

書遂救許善之尤也

秋楚人圍許諸侯遂救許

冬公至自伐鄭

經七年

春齊人伐鄭

夏小邾子來朝鄭殺其大夫申侯

秋七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世子款鄭世子華盟于甯母

程子曰齊伐鄭未已鄭懼使世子受盟

讞曰鄭伯逃盟于首止齊合六國以圍新城復興伐鄭之師鄭猶未服管仲諫修禮諸侯諸侯官受方物鄭伯乃使世子聽命于會其德禮之效歟孟子曰桓公于管仲學焉而後臣桓夲是而行是即久假而不歸奈何功烈如彼其盛有始而不克終惜哉

曹伯班卒公子友如齊

冬葬曹昭公

經八年

春王正月公會王人齊侯宋公衛侯許男曹伯陳世子款盟于洮鄭伯乞盟

胡氏曰乞者卑遜自屈之詞欲與盟而未知其得與否也始而逃歸今則乞盟以見舉動人君之大節不可不慎也

瓛曰王人下士之微列序公侯之上尊王命而貴之也然内臣私交于侯國直書曰來私好而

出聘不稱其使不以其貴而尊之也以王命行者雖下士之微不以其賤而輕之也故首止之盟別世子于會尊之之詞也令王人下盟列國何以無貶耶是時惠王既崩王室有難王命使結盟諸侯以寧周非伯者之專亦異乎翟泉之抗盟矣鄭伯始則逃歸終則乞盟又何耶鄭之逃名從惠王之命不與桓公之定世子也令惠王崩而世子定位桓為兵車之會鄭伯有所畏

而乞盟事勢使然也春秋書逃書乞皆特筆賤之之詞以著鄭伯不明大義之罪

夏狄伐晉

秋七月禘于太廟用致夫人

程子曰文姜與桓公如齊終啟弑桓之惡其罪大矣故聖人于其孫于齊致于廟皆書曰夫人而去其姓氏以見大義與國人絶然弑桓之惡文姜實不知但緣文姜而啟耳莊公母子之情則不絶故書夫人焉

孫齊只稱夫人禘致于廟亦只稱夫人是文姜明矣

朱子曰太廟是周公之廟先儒有謂魯亦有文王之廟春秋書禘于太廟用致夫人又不知禘于太廟其禮何如左氏載鄭祖厲王諸侯不得祖天子當時越禮如此

胡氏曰用者不宜用也致者不宜致也夫人者風氏也初成風聞季友之賢遂事之而屬僖公焉故季子立之經書夫人不稱姓氏其貶深矣

讞曰尊妾母以瀆父子之綱行僭典以瀆君臣之義此禮所由失名分所由廢嫡妾所由亂也僖母成風莊公妾也配享于禰廟知母之貴而不知父之賤以非禮加于其親可謂之孝乎禘天子之大祭伯禽之受已為非禮况敢施之于妾母乎春秋特書用致夫人不書姓氏不以妾母為夫人也其義明矣

冬十有二月丁未天王崩

經九年

春王三月丁丑宋公御說卒

夏公會宰周公齊侯宋子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于葵丘

秋七月乙酉伯姬卒

九月戊辰諸侯盟于葵丘

程子曰天子之宰與世子異云諸侯盟以見宰孔之不與也

朱子曰葵丘之會陳牲而不殺讀書加于牲上一明

天子之禁初命三事修身正心之要也

胡氏曰宰周公者以冢宰兼三公也夫冢宰兼三公其職任重而不殊會之何也人臣則有進退之節出入均勞之義非世子貴有常尊之比會盟同地而再言葵丘美之也

讞曰桓公盟會莫盛葵丘是時冢宰下臨諸侯畢會宣禁則申之五命誓盟不及于三公束牲載書而不歃血諸侯咸喻其志矣自北杏之會

經營伯業勤于諸侯盟幽衆從召陵楚服首止之定世子盟洮則謀寧周其志不可謂不勤其名不可謂不正九合之功至葵丘而止焉易豐六二之象曰有孚顒若信以發志也程子曰古之人事君克行其道者誠信發其志意若管仲之相桓是也春秋書宰周公序于諸侯之上與會不盟以見桓公知所尊再盟書日見伯業止于此矣

甲子晉侯詭諸卒

冬晉里克殺其君之子奚齊

經十年

春王正月公如齊狄滅溫溫子奔衛晉里克弒其君卓

及其大夫荀息

夏齊侯許男伐北戎

晉殺其大夫里克

朱子曰書晉殺其大夫里克者不以弒君之罪討之

也國語載驪姬陰托里克之妻其後里克守不定遂有中立之說他當時只難里克里克若不變太子可安由是觀之克之罪明矣

胡氏曰里克弑二君與一大夫不以討賊之詞書者惠公殺之不以其罪也殺之不以其罪奈何里克所為弑為重耳也故稱國以殺而不去其官

讞曰里克傅世子而不忠弑二君而不義難乎免于世矣方晉獻驪姬之孽禍延三子及其大

夫克于是時與聞其故不能執節以廷諍乃欲中立以苟全可謂忠乎奚齊卓子之立雖皆不正荀息承君命而立之里克連二君而弑之可謂義乎既不死申生之難又不從重耳之出乃欲弑二君而反正負逆節以行志害仁求生不免于亡是其不知命之蔽所以及于禍也書殺其君子奚齊不成其為君也殺其君卓罪其已立而弑之也定其有弑君之罪原其無簒逆之

心不與亂賊同科至死不奪其爵荀息不去大
夫著其節也里克不去其官原其情也旨微矣

秋七月

冬大雨雪

經十有一年

春晉殺其大夫丕鄭父

朱子曰里克丕鄭荀息三人當獻公廢太子荀息不
能諫丕鄭謂從君之義不阿其惑所見甚正里克謂

雖不識義亦不阿好便是那中排得他退便退若柰何不得便是死總只是要求生避死故許他中立如隋高祖之篡周韋孝寛初亦甚不平一見衆人被殺子闕便降反教隋高祖做幾件不好底事里克當獻公在日不能整及後來又卻殺了奚齊聖人書荀息孔父仇牧同科直是要存得个君臣之義

胡氏曰左氏鄭言于秦伯請出晉君則鄭有罪曷為不去其官惠公以私意殺克其黨皆懼鄭有此謀由

殺里克致之也

讞曰爲人臣者懷二以事其君危之道也惠公入以汾陽負蔡之田賂克與鄭則二子者惠之黨也惠既得國背賂而殺里克故鄭懼而生心于是言于秦伯曰臣出晉君君納重耳是則里克丕鄭之死惠公之私也春秋是以稱國以殺不去其官蓋恕之也

夏公及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陽轂

秋八月大雩

冬楚人伐黄

經十有二年

春王三月庚午日有食之

夏楚人滅黄

程子曰楚人嘗受盟于齊矣書楚滅黄齊桓方伯之

職不修見矣

胡氏曰國滅死于其位是得正而斃焉者矣于禮為

合于時為不幸若江黄二國是也書滅見夷狄之強罪諸夏之弱責方伯連帥之不修其職使小國賢君困于強暴公羊子所謂亡國之善詞上下之同力者也

讞曰楚興伐黄之師齊無救援之舉伯業于是乎怠矣齊自召陵服楚江黄先事會盟克敵制勝之謀按兵犄角之勢何慮之深耶及黄見伐于楚告命絫至于齊固守已歷于三時救患不

聞于一語何勤于前而怠于後乎春秋書楚伐黄書楚滅黄伯之罪著矣

秋七月

冬十有二月丁丑陳侯杵臼卒

經十有三年

春狄侵衛

夏四月葬陳宣公

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于鹹

胡氏曰淮夷病杞故諸侯會于鹹城緣陵而遷杞焉

讞曰齊自葵丘盟後巳萌荒怠狄人滅溫侵衛

不興問罪之師楚人伐黄滅黄而無救援之舉

至于淮夷病杞近在王畿所宜請命于王恭行

天罰方且陽穀之會肆于罷樂中國何賴焉書

會于鹹桓德衰矣

秋九月大雩

冬公子友如齊

經十有四年

春諸侯城緣陵

夏六月季姬及鄫子遇于防使鄫子來朝

程子曰著其不正也

胡氏曰内女適人者明有所從則繫諸國若杞伯姬是也其未適人者欲有所别則書字若子叔姬是也季姬書字而不繫諸國其女而非婦明矣及者内為主内女而外與諸侯遇譏魯也

讞曰魯公鍾愛其女使自擇配失禮之甚也有孟光之德伯鸞之賢則可否則淫僻之行起矣春秋書及者内為主内女與外諸侯會其惡可知季姬字而不繫國其未嫁可見遇于防而使鄫子來朝越禮之甚者也僖為秉禮之君正始之道可愧

秋八月辛卯沙鹿崩狄侵鄭

冬蔡侯肸卒

經十有五年

春王正月公如齊楚人伐徐

三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盟于牡丘遂次于匡公孫敖率師及諸侯之大夫救徐

程子曰桓公盟牡丘將以救徐也既盟而衆次于匡止而不進也

胡氏曰楚距徐遠而舉兵伐之暴横憑陵之罪著矣徐與齊密邇以封境言之不可以不速救以形勢言

之非有餽糧越險之難也今書盟于牡丘見諸侯救患之不協書次于匡見桓德益衰而禦外患安中國之志怠矣

獻曰徐之與楚聲迹之不相聞楚恃其強暴興師遠伐視中國之無伯矣徐之于齊疆場之境相接齊侯分災救患次而不進則伯者之業怠矣徒有救之之名而無救之之實後書楚敗徐于婁林則知其緩不及事也夫齊桓自葵丘以

前勤于諸侯經營伯業卒成召陵之功葵丘以
後怠于政事楚滅黄而救師不出救徐而次師
不進春秋書次于匡以譏救師之緩書諸侯之
大夫救徐以見伯業之衰
夏五月日有食之
秋七月齊師曹師伐厲八月螽
九月公至自會季姬歸于鄫己卯晦震夷伯之廟
冬宋人伐曹楚人敗徐于婁林

十有一月壬戌晉侯及秦戰于韓獲晉侯

程子曰不書秦伯伐晉者曲在晉其罪已明故也書獲晉侯以為人君取亡之戒

胡氏曰秦伯伐晉而經不書伐者以專罪晉故也獲晉侯以歸而經不書歸免秦伯也書伐書及者兩俱有罪而以及為主書獲書歸者兩俱有罪而以歸為甚

讞曰晉侯背惠幸災不能反躬悔過好戰以殘

其民且晉饑則秦輸之粟秦饑則晉閉之糴是曲在晉也入因其資出用其寵是秦大有造于晉也有人于此其待我以横逆當必自反也我必不忠也必無禮也三施而不報可不自反乎方且愎忠諫之言逞血氣之勇至于兵刃相交見獲受辱亦可謂不幸乎春秋不書秦伐晉直在秦也書及秦伯戰則晉人有志乎戰也書戰而不書師敗績君為重而師次之也書獲晉侯

而不書歸罪晉侯而恕秦伯也春秋之法好攻戰者于罪為大晉侯其當此刑矣

經十有六年

春王正月戊申隕石于宋五是月六鷁退飛過宋都

三月壬申公子季友卒

夏四月丙申鄫季姬卒

秋七月甲子公孫玆卒

冬十有二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邢侯

曹伯于淮

程氏曰左氏謂東略楚人滅弦滅黄伐徐敗徐其勢

盛張桓大會于淮謀楚也

讞曰齊桓享國三十餘年衣裳之會十一兵車

之會四先儒謂兩會于幽經書同盟皆為僭禮

故聖人止録其九合之功然盟幽而下葵丘以

前衣裳不歃血兵車無大戰此伯業之所以盛

也葵丘以後會淮以前鹹之會避狄而遷杞牡

丘之會次匡而救徐此伯業所以衰也至于杞

病淮夷桓率諸侯而東畧即其國而會之伯于

是乎衰其事亦終于此矣

經十有七年

春齊人徐人伐英氏

夏滅項

秋夫人姜氏會齊侯于卞

九月公至自會

冬十有二月乙亥齊侯小白卒

程子曰桓公正而不譎正者言其事耳非大正也猶管仲之仁以事功而言也

朱子曰桓公雖譎却是直率做去其譎易知如晉文都是藏頭露尾

胡氏曰齊亦公侯之地耳管仲得政遂能强大伯諸侯何也守信不二行法無私仗尊王之義耳

瀫曰王道流行侯伯受職未聞外諸侯之專盟

也周之宗盟異姓為後未聞外諸侯之專伯也然當是時王政不綱侯度無統王臣下聘而不答王師出救而無功四國黨衛朔以抗王師諸侯納鄭突以撓王法戎強于北荆盛于南中國之亂極矣桓公有志安攘招携懐逺王禁明而王臣不下聘者二十年盟會同而諸侯無私爭者三十載夫子稱其有九合之功焉然功業雖盛而大倫不明本支不正先王厚人倫美教化

概乎其不見聞也方其圖伯之初王室有子頹之亂不聞勤王之舉則君臣之義廢矣襄公政令無常不能匡救于善背君父而出奔則父子之恩泯矣及其入國之始子糾越在他國取而殺之兄弟之倫絕矣好內而多寵嬖如夫人者六人夫婦之倫紊矣綱常立國之本大倫不正寧無及于亂乎身沒未幾蕭墻禍起不亦慘乎嗚呼沒世不忘者王道也易世而必變者伯功

也行王道而王行伯道而伯此心公私之殊效驗之所以異聖賢正心修身之道有國家者可不鑒乎

經十有八年

春王正月宋公曹伯衛人邾人伐齊

夏師救齊

程子曰齊立無虧正也四國伐之非正也僖公以四國伐齊非正而出師以救之鄰國之義也書救齊善

之也

胡氏曰伐齊之喪奉少奪長其罪大故其責詳書師救齊者善魯也救者善則伐者惡矣

讞曰桓公威令加于四海身没未幾四鄰謀動其國家蓋由嗣位不明大倫不正故也禮立嫡以長不以賢立子以貴不以長貴均以年年均以德桓無嫡子無虧則衛姬所出孝公則鄭姬所生以貴則衛姬為尊以長則孝公為長桓托

孝公于宋襄舍貴立賤本既不正能無及于亂乎宋伐齊而納孝公於理為逆魯救齊而援無虧于理為順春秋書伐齊以罪諸侯書救齊善魯也

五月戊寅宋師及齊師戰于甗齊師敗績狄救齊

秋八月丁亥葬齊桓公

冬邢人狄人伐衛

經十有九年

春王三月宋人執滕子嬰齊

夏六月宋公曹人邾人盟于曹南鄫子會盟于邾己酉

邾人執鄫子用之

秋宋人圍曹衛人伐邢

冬會陳人蔡人楚人鄭人盟于齊

程氏曰宋襄以不正伐齊以威執滕子以虐用鄫子

以迫脅圍曹諸侯失道未有甚於此者也

胡氏曰為此盟者公為陳蔡楚鄭之君或其大夫矣

曷為内則没公外則人諸侯與其大夫諱是盟楚人之得與中國會盟自此始也

讞曰齊桓伯于諸侯列國從齊駕楚宋襄欲伯中國諸侯從楚會盟是變于夷者也夫尊周攘楚盟言尚新桓没未幾鄭伯首朝于楚魯為東禮望國尚且從楚會盟中國之勢益衰矣春秋没公不書諱其惡也楚以人稱著其强也列國貶而書人深惡諸侯之從夷特序鄭人于下罪

其僭亂于中國深諱此盟所以謹會盟之始存

中外之綱也

梁亡

經二十年

春新作南門

夏郜子來朝五月乙巳西宮災鄭人入滑

秋齊人狄人盟于邢

冬楚人伐隨

經二十有一年

春狄侵衛宋人齊人楚人盟于鹿上

夏大旱

秋宋公楚子陳侯蔡侯鄭伯許男曹伯會于盂執宋公以伐宋

程氏曰宋率諸侯為會更執會主而諸侯莫違故以同執書之

胡氏曰執宋者楚何以不言楚子執之分惡于諸侯

也諸侯皆在會蠻夷執其會主拱手以聽而莫敢違
不勇于義亦甚矣故列楚人于陳蔡之上而以同執
為文

讞曰齊桓經營伯業急于攘楚宋襄欲繼齊伯
從楚會盟可謂不知類矣宋以乘車而往楚伏
兵車以執之豺狼之心何可量也五國坐視曾
不一伸大義于楚以為有人心乎宋襄既無遠
慮又不見幾不思攘却之謀反事會盟之禮見

執見伐自取之也甚至獻捷以脅魯會薄以受盟魯公不免而從求釋宋公是操縱大權不在夏而在夷矣春秋于鹿上人列國以示貶罪諸侯之不義也于盂進楚而書爵傷中國無伯也執宋而不書楚不與其執中國之君也

冬公伐邾楚人使宜申來獻捷

十有二月癸丑公會諸侯盟于薄釋宋公

經二十有二年

春公伐邾取須句

夏宋公衛侯許男滕子伐鄭

秋八月丁未及邾人戰于升陘

冬十有一月己巳朔宋公及楚人戰于泓宋師敗績

程子曰宋襄不鼓不成列愚也既與他戰又却不鼓不成列

胡氏曰泓之戰宋襄公不厄人于險不鼓不成列先儒謂至仁大義然襄公伐齊之喪奉少奪長一會虐

二國之君不仁非義襄公敢行而獨愛重傷與二毛乎

瀛曰襄公圖伯先失諸侯不務修德以來之欲以兵威服衆伐鄭之役司馬子魚諫曰禍在此矣違其忠諫决意出師及其師敗身傷反以不重傷不擒二毛為解春秋人楚子以宋公主此戰存中外之綱也

經二十有三年

春齊侯伐宋圍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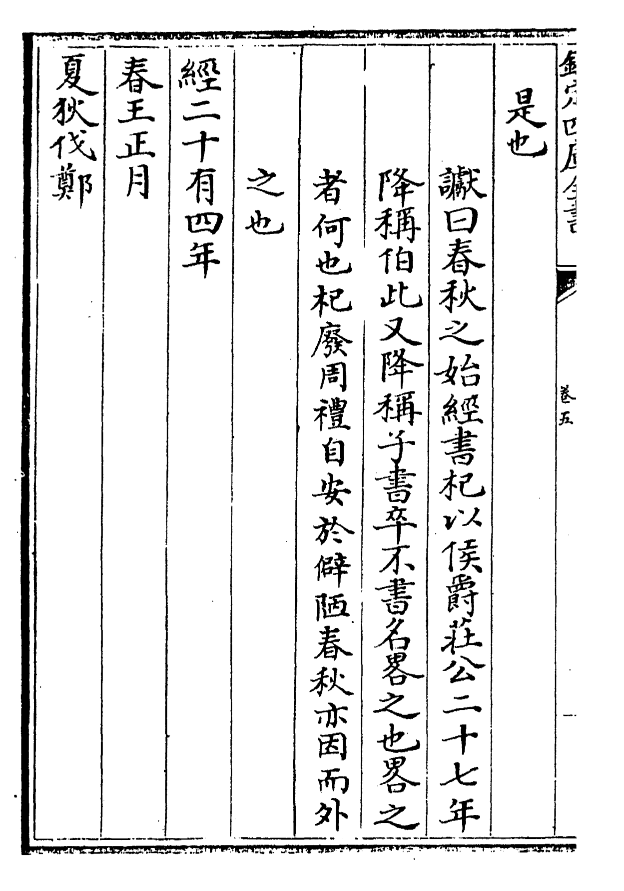
夏五月庚寅宋公茲父卒

秋楚人伐陳

冬十有一月杞子卒

程子曰杞二王之後而伯爵疑前世黜之也此書子後復稱伯

胡氏曰杞成公卒書子杞夷也杜預謂實稱伯而書子者成公始行夷禮故仲尼于其卒以文貶之此說


是也

讞曰春秋之始經書杞以侯爵莊公二十七年降稱伯此又降稱子書卒不書名畧之也畧之者何也杞廢周禮自安於僻陋春秋亦因而外之也

經二十有四年

春王正月

夏狄伐鄭

秋七月

冬天王出居于鄭

程子曰襄王避狄之難越在諸侯之境書曰天王出居于鄭自取之也王者以天下為家故曰自周無出示無外也春秋之時王者政令僅行于境内才出畿甸即非王有故書曰出聖人之法撥亂反之正則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非諸侯所得專也故書曰居

胡氏曰特書曰出言其自取之也夫居者宅其所有

之稱出而曰居者若曰天下莫非王土撥亂反正存天理之意也

瓛曰王者以四海為家皆可居也自周無出之義實自出也夫婦人倫之大本王后天下之母儀王德狄人伐鄭之功以其女為后立非其配失正始之道矣隗氏帷薄不修太叔出而復入至以狄師攻王王出適鄭居于汜嗚呼王風下同列國不能以家天下今又毀室而不保未有

家不齊而天下可治也春秋忠厚之法于王室之事特婉其詞書居正其名也書出不沒其實也正其名以處其常不沒其實以應其變書居書出並行不悖此聖人之大權也

晉侯夷吾卒

經二十有五年

春王正月丙午衛侯燬滅邢

程氏曰春秋滅國多矣惟衛侯燬滅邢而生名者滅

同姓也

胡氏曰衛侯何以名滅同姓也滅同姓則名者謂其絕先祖之裔蔑骨肉之恩故生而書名示王法不容誅也

讞曰衛侯忘同姓之親絕先代之祀惡之大者也方齊桓修伯之初二國皆為狄滅桓城楚邱以定衛率三國以城邢恤難既同所當相恤而況文昭之胄兄弟之邦不存修睦之心益逞相

殘之志伐同姓以滅其國挾奸詐以掩其臣至使臣叛其君下叛其上律以大義不容誅矣經書正月滅邢四月衛侯燬卒則知天道禍淫之理明矣易曰善不積不足以成名惡不積不足以滅身聖人斥而名之誅心之法也

夏四月癸酉衛侯燬卒宋蕩伯姬來逆婦宋殺其大夫

秋楚人圍陳納頓子于頓葬衛文公

冬十有二月癸亥公會衛子莒慶盟于洮

經二十有六年

春王正月己未公會莒子衛甯速盟于向齊人侵我西鄙公追齊師至酅弗及

夏齊人伐我北鄙衛人伐齊公子遂如楚乞師

程氏曰乞者卑詞也凡乞師從不從可用不可用未可必也書如楚乞師弱之道也

讞曰齊為無虧而怨魯衛則黨魯以伐齊齊興侵伐之師固為不義然魯國幾亡而定之者誰

之力耶縱使齊為不道亦當解怨息爭惠徼先王之盟子孫無相害之命則文武成康之澤猶存也曾不是圖殘民毒衆至乞師于楚資夷狄以攻齊公之志亦悖矣雖足以逞一朝之忿獨不念忘其親而忝厥祖乎春秋書如楚乞師魯之棄夏從夷之罪著矣

秋楚人滅夔以夔子歸

冬楚人伐宋圍緡公以楚師伐齊取穀公至自伐齊

經二十有七年

春杞子來朝

夏六月庚寅齊侯昭卒

秋八月乙未葬齊孝公乙巳公子遂帥師入杞

冬楚人陳侯蔡侯鄭伯許男圍宋十有二月甲戌公會諸侯盟于宋

程氏曰楚稱人貶之為其合諸侯以圍宋也宋服楚故公會諸侯為盟地以宋則宋圍已解宋亦與盟可

知也

胡氏曰楚稱人貶也人楚子所以人諸侯也公與楚結好故往會盟其地以宋者宋方見圍無嫌于與盟而公之罪亦著

讞曰宋居先代之尊楚負僭王之罪乃中國友邦從邪害正從楚圍䧟而伐宋今復圍宋而要盟是時晉君復修伯業不之晉而之楚可謂下喬木而入幽谷矣魯結好于楚乞師伐齊盟薄

以釋宋今又解圍于宋自謂得志于諸侯而不知恥易同人之象曰天與火同人君子以類族辨物程子曰觀同人之象若君子小人能辨之則處之不失其方也諸侯不能辨其同異魯公處而失其方皆不以道貶楚稱人惡僭亂之強畧諸侯而不序誅其從楚之罪

經二十有八年

春晉侯侵曹晉侯伐衛

程氏曰晉侯侵曹晉侯伐衛再書晉侯者所以甚晉侯之惡

朱子曰楚侵中國得齊桓公遏之齊桓死又得晉文公遏之如横流泛溢硬做隄防不然中國為所滑浸必矣

胡氏曰左氏初重耳之出亡也曹衛皆不禮焉至是侵曹伐衛再稱晉侯者譏復怨也

讞曰晉文復修伯業事皆不見于經雖有納王

之功春秋削而不録至是六書晉侯何耶葢晉楚之爭有關中外之盛衰春秋抑楚之深與晉之亟内中國而外外域也然懷私復怨修伯業而用貪憤之兵可乎易損之象曰山下有澤損君子以懲忿窒慾文公懲忿于里鳧須矣而不能懲于曹衛乎是時楚人圍宋陳蔡鄭許相率而從楚雖得曹新昏于衛君不在會師不與圍其責亦可恕矣移此師以加四國豈非伯討乎

再書晉侯甚之之詞譏急私怨也

公子買戍衛不卒戍刺之楚人救衛三月丙午晉侯入曹執曹伯畀宋人

夏四月己巳晉侯齊師宋師秦師及楚人戰于城濮楚師敗績

程氏曰城濮之戰不書楚人侵伐者楚來救衛而晉文與之戰也

朱子曰文公城濮之戰依舊還他許多委曲禮數亦

如桓公之意然亦足以見先王不忍戕民之意未泯也設使桓文所以責之者不少假借他定不服兵連禍結何時可已到戰國斬首數萬無復先王之意矣胡氏曰楚稱人貶也戰而書及主乎是戰者也故楚雖請戰而及在晉侯誅其意也

瓛曰楚為中國之患非一日矣執宋公于會而莫之敢爭合諸侯圍宋而莫之敢後今又戍穀偪齊勢傾中夏倘非城濮戰勝之功則中國之

不左袒者一間耳當是時晉避楚三舍而子玉請戰經以晉及之何耶初子玉使告于晉請復衞而封曹臣亦釋宋之圍未有必戰之意也許曹衞以携其羣執宛春以怒楚楚戰始決矣是則主是戰者晉所欲也夫用兵之道行之以正詐謀取勝豈其道乎雖然文公一戰勝楚遂主中夏語其功則高矣于義則有慊焉序晉侯于列國之上録其功也書及楚人戰黜其義也功

與過不相掩此春秋待伯者之法

楚殺其大夫得臣衛侯出奔楚

五月癸丑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衛子莒子盟于踐土陳侯如會公朝于王所

程氏曰欲率諸侯以朝王懼其不能而召王就見之人見其召王之罪不明其欲朝之本心是以譎而掩其正也

又曰天王勞晉侯于踐土晉侯召天王于河陽兩書

公朝于王所不書諸侯而獨書公又曰朝于王所不成朝可知

胡氏曰踐土之會天王下勞晉侯削而不書去其實以全其名也朝不言所言所非其所也朝于廟禮也于外非禮也經不以諸侯就朝為非而以王所非其所為貶

讞曰晉文勞王之功不見于經駕楚之績始登于冊天王下勞饗醴錫宥可謂功業之盛矣奈

何挾震主之威彰召王之迹春秋黜其義而録其功是以削而不書存君臣之大義也王者有時巡之禮諸侯有方嶽之朝天子在而朝不猶愈于不朝者乎正本之義也

六月衛侯鄭自楚復歸于衛衛元咺出奔晉陳侯欵卒

秋杞伯姬來公子遂如齊

冬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陳子莒子邾子秦人于温天王狩于河陽

程氏曰晉文實有勤王之心而不知召王之為不順故譎掩其正

朱子曰或問諸家多把召王為晉文公之譎集註謂伐衛以致楚師陰謀以取勝此説為通曰晉文做事多是不肯就正做去晉文之用兵便是戰國孫吳氣習

胡氏曰按左氏謂晉侯召王以諸侯見仲尼曰以臣召君不可以訓故書曰天王狩于河陽以尊周而全

晉也故為王諱之又為晉解之于以見春秋之忠恕也

瓛曰踐土之會天王下勞諸侯就朝雖非其地猶可言也溫與河陽晉侯請王以諸侯見以臣召君不可言也春秋時朝覲既廢述職不修文知朝王為從宜而不知召王為非禮伯者所以得罪名義也春秋待之以恕是以特婉其詞嘉其尊王之義原其自嫌之心特書狩于河陽若

曰天王巡狩于是諸侯就朝在周不失其尊在

晉不失其正聖人時中之大權也

壬申公朝于王所晉人執衛侯歸之于京師衛元咺自

晉復歸于衛諸侯遂圍許

曹伯襄復歸于曹遂會諸侯圍許

經二十有九年

春介葛盧來公至自圍許

夏六月會王人晉人宋人齊人陳人蔡人秦人盟于翟

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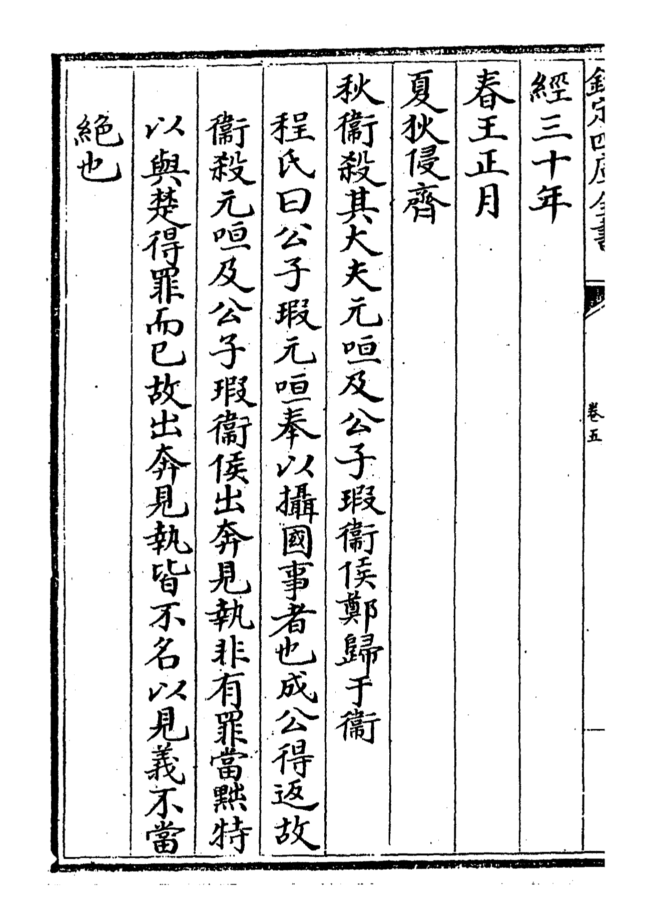
程氏曰晉文公連年會盟皆在王畿之側而此盟復迫王城又與王人盟強迫甚矣故諱公諸侯貶稱人惡也

胡氏曰公會王子虎晉狐偃宋公孫固齊國歸父陳轅濤塗秦小子慭盟于翟泉則皆列國之貴大夫與王子而公與會也其貶而稱人諱不書公正本之義也

讞曰王畿何地而可會盟甚矣伯者之無王也夫諸侯大夫入天子之境上盟王臣王臣下盟列國下陵上替未有甚于此時也公以秉禮之君下從陪臣之列上要王子虎盟于王城惡之大者也春秋没公不書為君者諱隱其惡也列國之卿奪爵示貶正其罪也

秋大雨雹

冬介葛盧來



經三十年

春王正月

夏狄侵齊

秋衛殺其大夫元咺及公子瑕衛侯鄭歸于衛

程氏曰公子瑕元咺奉以攝國事者也成公得返故衛殺元咺及公子瑕衛侯出奔見執非有罪當黜特以與楚得罪而已故出奔見執皆不名以見義不當絶也

胡氏曰稱國以殺者君與大夫專殺之也衛侯在外其稱國以殺何待其殺而後入也待其殺而後入志乎殺咺者也

又曰衛侯出奔于楚則不名見執于晉則不名今既歸國復其土地何以名乎不名者責晉文公之以小怨妨大德名之者罪衛侯鄭之以忮害戕本支也

讞曰元咺訟君以求直專命以立瑕信有罪矣衛侯瀆天倫殺無罪寧無罪乎初衛侯奔楚而

復國實元咺叔武事晉之功信讒而咺子受誅懐疑而叔武見殺元咺是以訟晉晉侯執衛侯歸于京師咺歸乃立子瑕衛侯幸免復國不務反身修德方且怙終賊刑殺子瑕以及元咺惡之大者也易訟之九二歸逋竄也自下訟上患至掇也其衛侯元咺之謂乎春秋兩書衛侯歸國皆斥其名誅其賊親之惡元咺不奪其爵殺之不以其道也晉受元咺之訟非王命而執之

受魯公之賂非王命而歸之是予奪之權在于晉矣春秋不書歸自京師存王法于天下書歸于衛見伯者之無王直書其事義自明矣

晉人秦人圍鄭介人侵蕭

冬天王使宰周公來聘公子遂如京師遂如晉

程氏曰三公兼冢宰故書宰周公遂之行書如不書聘罪其不成聘也書遂如晉罪其不敬也

朱子曰公子遂之行遂如晉非專使也天王使宰周

公來聘而使遂往又遂如晉不敬莫大焉

胡氏曰冢宰上兼三公職任至重而來聘于魯天王之禮莫厚焉魯侯既不朝京師而使公子遂往又以二事出夷周室于列國此大不恭之罪履霜堅冰之漸也

讞曰三公職兼冢宰其任至重而下聘于魯在禮不為尊命卿報王之禮以二事出疆在禮不為敬胥失之矣

又是時周室衰弱晉伯方張諸侯知有晉而不知有王晉非列國比也今僖公坐致天子之聘而不往朝京師天子之使專于魯魯使報禮兼于晉列國邦交之聘猶不可況王室乎蔑君臣之大倫惟強弱之是視此所以及于亂也春秋直書其事罪自著矣

經三十有一年

春取濟西田公子遂如晉

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免牲猶三望

程氏曰春秋卻有卜郊但卜上辛不吉則卜中辛中辛不吉則便用下辛不可更也魯用天子之禮樂成王之賜伯禽之受皆非也因襲之弊遂致八佾雍徹聖人于此著之

朱子曰當時周公制禮父為大夫子為士葬以大夫祭以士父為士子為大夫葬以士祭以大夫豈周公制禮使其子孫亂之乎細看來後卻說明乎郊社之

禮禘嘗之義治國其如示諸掌乎子思以此譏魯也

又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夫子所以深惜之

胡氏曰春秋因禮之變而書于策或以卜或以時或

以望或以牲或以牛于變之中又有變焉古大事決

于卜故洪範稽疑獨以龜為主卜而不從則不郊矣

故免牲望祭天子之事也今不郊而望故特書曰猶

猶者可以已之詞

讞曰禮天子祭天地諸侯祭山川大夫祭五祀

士庶祭其先此禮之常也郊禘天子之祀典侯國而行天子之禮是周過賜而魯受之非也杞郊于禹宋郊于契作賔王家統承先祀是天子事守非列國之比也周郊有二日至為報本之郊孟春為祈穀之郊按郊記曰日至可以有事于上帝此報本之郊也又曰郊之用辛此祈穀之郊也自甲子至寅皆郊之時四月則失時五月非禮也書四月四卜郊即祈穀之郊卜用辛

當在建寅之月月有三辛卜至于三巳煩瀆況
建卯後至于四卜乎此經書四卜郊之義也
禮以十月上甲繫牲是日至之郊用子建亥之
月當繫牲矣祈穀之郊用寅建丑之月當繫牲
矣經于正月書卜牛自未盡亥養之當成牲而
有變故不曰牲而曰免牛也四月書牲牲已成
矣但以卜郊不從而免之故不曰牛而曰免牲
凡免牛免牲爲之緇衣纁裳有司玄端奉送于

南郊免者縱而不殺也周禮四望之祭五嶽四瀆名山大川天子望于山川無所不通諸侯所祭名山大川即在封内封外不得祭也魯用天子之禮視王室則殺故望止于三也嗚呼天人一理也非禮之禮人所必辭況于天乎聖人因禮之變而書于策或以卜或以時或以望或以牲皆所以誌其僭禮以為後世之戒

秋七月

冬杞伯姬來求婦狄圍衛十有二月衛遷于帝邱

經三十有二年

春王正月

夏四月己丑鄭伯捷卒衛人侵狄

秋衛人及狄盟

冬十有二月己卯晉侯重耳卒

程子曰齊桓伯業不繼晉文伯業不絶蓋管仲一身

任事不能為齊求人材晉專務收人才看得皆出于

狐趙

朱子曰晉文之譎程子之說察矣然以其說求之本文未免無涉發晉文之本心而使後世慎所舉者惟胡氏得之

讞曰文公老于奔走可謂備嘗艱苦但知急于事功何有及于道義及其晚而復國經畧始于勤特假名以求諸侯豈真知有君臣之義伐原以示信非固有也大蒐以示禮非本然也涵養

不本于平日效驗取必于一時侵曹伐衛懷私復怨執宛春以激其怒許曹衛以離其群勇于圖伯急欲戰捷善戰者服上刑公能免乎然當是時楚人横暴陵滅中華城濮之戰有關夷夏春秋抑楚之深待晉以恕河陽踐土特婉其詞尊周而全晉存君臣之大防也奈何專兵君側而圍許專會王畿而抗盟其與桓公會不過三川盟不加宰周公者為有間矣桓公不納子華

慮其獘臣而抑君也文公為元咺執衛侯綱常之道于是乎廢矣雖然齊孝不能繼桓之業晉襄能紹文之伯傳之累世其故何耶夫國家之盛衰係乎人才之進退桓公之于管仲權居一己身没而事業衰文公入國之始則能選用狐趙之徒以成伯業傳之子孫而不已是則用人為有國之先務可不鑒乎

經三十有三年

春王二月秦人入滑齊侯使國歸父來聘

夏四月辛巳晉人及姜戎敗秦于殽

程氏曰晉不稱君居喪附葬不可從戎忘親背惠其惡甚矣秦爲無道越晉踰周以襲人衆所共憤故稱晉人其稱及姜戎亦然

胡氏曰晉襄親將絀不稱君者俯逼葬期忘親背惠墨衰經而即戎其惡甚矣視秦猶狄其罪云何客人之館而謀其主因人信已而逞其詐利人之危而

襲其國越人之境而不哀其喪叛盟失信以貪勤民而棄其師狄道也

讞曰秦穆幸災而圖伯晉襄墨經以臨戎是皆名義之罪人也當晉文入國之初實賴秦伯之力襄公忘父之恵易世翦為仇讐至于越紼從戎固為罪矣穆公越人之境而伐其喪可無罪乎杞子先軫之徒懷利以事其君務貪召亂輕信興師違蹇叔之忠言致殽函之敗辱猶幸自

新悔過誓言有取于聖經然書序所録者勸善之詞春秋狄之懲惡之義也在易益之象曰君子以見善則遷有過則改秦伯悔而不改善不能遷令狐之役彭衙之戰兵連禍結抑亦慘矣春秋貶晉書人書及罪其居喪即戎也狄秦書國罪其伐人之喪也二國之罪明矣

癸巳葬晉文公狄侵齊公伐邾取訾婁

秋公子遂帥師伐邾晉人敗狄于箕

冬十月公如齊

十有二月公至自齊

乙巳公薨于小寢

胡氏曰左氏謂即安也小寢燕息之地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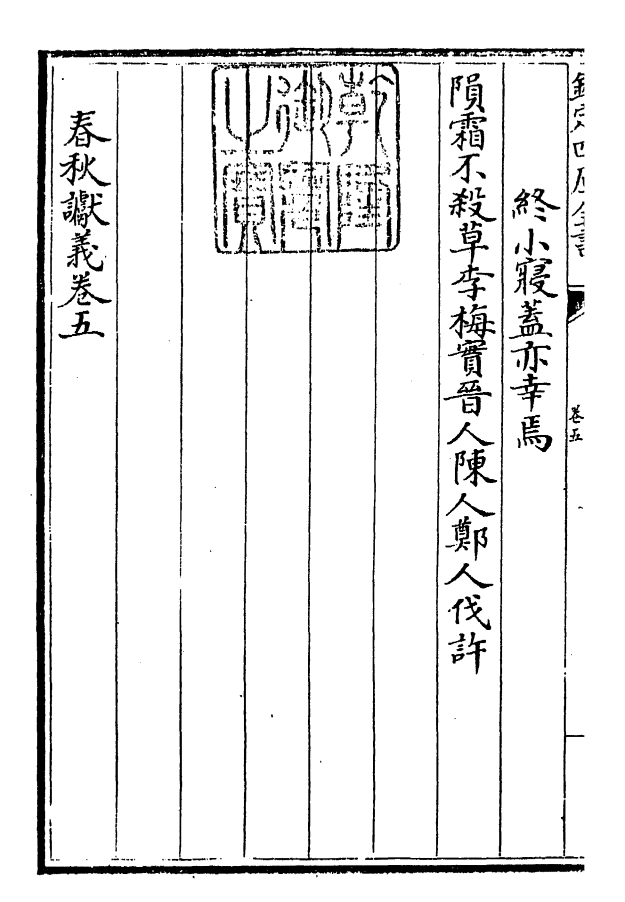
讞曰魯僖公享國三十餘年寬以愛民務農重穀詩之所頌春秋闕焉何也蓋常事不書所録者事之變也

僖公方其得國之初實賴齊而定位桓公修伯

從于會盟首止尊王召陵駕楚安攘之事屢登于載書夫何桓公身沒未幾盟齊而亟從楚致夷謀夏如楚乞師是得罪于中國也猶幸晉文復修伯業踐土尊王公雖兩為王所之朝不過因晉而舉宰周公之下聘其禮不為不隆報使以二事出疆夷周室于列國是得罪于王室也甚至僭禮瀆天不郊猶望方且龍旂六轡之祀鋪張以為昌熾之休僖公而知禮孰不知禮獲

終小寢蓋亦幸焉

隕霜不殺草李梅實晉人陳人鄭人伐許



春秋讞義卷五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春秋讞義卷六七

詳校官給事中臣鄧文泮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田尹衡

校對官中書臣金光悌

謄録監生臣陳秉寧

春秋讞義卷六　　元　王元杰　撰

文公

公名興僖公子在位十八年按謚法慈惠愛民忠信接禮曰文

經元年

春王正月公即位

程子曰君薨已踰年雖未葬嗣子亦稱君歳已更始

不可無君也

朱子曰踰年即位凶服如何入廟想古時這般大事必有箇權宜如借吉之例

胡氏曰即位告廟臨羣臣也嗣世定于初喪必踰年然後改元書即位者終始之義一年不二君縁臣民之心不可曠年無君

讞曰文公繼僖而立承國于先君繼正而即位也然上無所禀命而又不終三年之喪行即吉

之禮王室衰微喪禮浸失春秋存其即位彼善

于此之義也

二月癸亥日有食之天王使叔服來會葬

夏四月丁巳葬我君僖公

天王使毛伯來錫命

程氏曰毛伯諸侯為王卿士者以禮曰錫以恩曰賜

胡氏曰文公繼世喪制未畢非初見繼朝而獻功也

何為來錫命乎故穀梁子曰禮有受命無來錫命來

錫命非正也

讞曰述職之禮既闕錫命之寵有加上下反其道矣易師上六之象曰大君有命以正功也文公即位之初不聞禀命之請終喪之後不修入見之儀何功可褒而錫命之邪蓋由王室衰微諸侯強盛徒行姑息以為悦下之道而不知縱濫以啟其慢上之心春秋書來錫命不待貶絶而不君不臣之罪著矣

晉侯伐衛叔孫得臣如京師衛人伐晉

秋公孫敖會晉侯于戚

冬十月丁未楚世子商臣弒其君頵

程子曰商臣書世子著其絶尊親之道也

胡氏曰書世子弒君者有父之親有君之尊而至于弒逆此天理之大變也

讞曰楚子僭王商臣弒逆臣不臣于前子不子于後出爾反爾也夫世子之職侍膳問安親賢

師傅固本之道也楚成多愛不常乃欲廢嫡立
庶況以潘崇為之傅而使江芉知其情卒至禍
發蕭墻以及于亂易曰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
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漸矣春秋直書其事
所以扶天理遏人欲誅其首惡為萬世戒歟

公孫敖如齊

經二年

春王二月甲子晉侯及秦師戰于彭衙秦師敗績丁丑

作僖公主

三月乙巳及處父盟

夏六月公孫敖會宋公陳侯鄭伯晉士縠盟于垂隴

程氏曰公朝于晉晉使陽處父盟公以恥之處父晉大夫也故公如晉不書諱之也士縠晉卿卿不可先諸侯尊君也

胡氏曰及處父盟者公也其不地于晉也諱不書公者抑大夫之抗不使與公敵正君臣之分也適晉不

書反國不致為公諱恥存臣子之禮也

黻曰春秋時反常敗度始也諸侯專盟已為過矣及其後也大夫專盟過又甚矣易小過六二之象曰不及其君臣不可過也晉襄繼伯之初諸侯從會大夫抗盟征伐自大夫出矣王綱凌夷何可勝言春秋書及處父盟没公不書為君諱恥不以大夫抗君正人臣之分也垂隴之盟列諸侯于上置士縠于下不

與大夫專盟存上下之節也尊君抑臣之義

明矣

自十二月不雨至于秋七月

八月丁卯大事于太廟躋僖公

程氏曰大事即是祫言大事太廟躋僖公即合食閔

僖二公之義

朱子曰諸家多謂躋僖公故夫子不欲觀禘此說如

何曰禘自始祖之廟推其所自出之帝設虚位以祀

之而以始祖配即無昭穆之序王者有禘有祫故周禘帝嚳以稷配之諸侯有祫而無禘此魯之所以失禮也

胡氏曰大事祫也合群廟之主食于大廟升僖于閔之上也

讞曰魯文祀僖公君子以為逆禮正大義也諸侯有祫無禘以毁廟之主升而合食是知大事為祫祭矣閔之于僖親則兄弟分則君臣僖雖

長嘗為臣矣閔雖幼已為君矣為子受之于父為臣受之于君臣繼君猶子繼父也豈可以人子之私恩而亂昭穆之序哉今以私恩尊其父知有父而不知有祖親所親而忘所尊斯失之矣特書躋僖公以正其失禮也

冬晉人宋人陳人鄭人伐秦公子遂如齊納幣

經三年

春王正月叔孫得臣會晉人宋人陳人衛人鄭人伐沈

沈潰

夏五月王子虎卒

秦人伐晉

程氏曰結怨連禍殘民以逞晉人畏之而不出秦人極其忿而後悔過聖人望其能終改耳

胡氏曰左氏秦伯伐晉濟河焚舟封殽尸而還其稱人責備之也

讞曰穆公利于圖伯以貪勤民違蹇叔之言致

殽函之敗惟能悔過聖人有取惜其忿不能懲殘民毒衆不修巳怨之道復興報復之師彭衙之役重益其忿今又濟河取郊焚舟決戰幸晉師不出封殽尸而還亦可以弭怨矣令狐河曲兵連禍結易世不解不已甚乎貶而稱人以為不務修德勤于結怨之戒

秋楚人圍江雨螽于宋

冬公如晉十有二月己巳公及晉侯盟晉陽處父帥師

伐楚以救江

程氏曰江微國其去楚遠越千里聲楚之罪而救之其勢不相接其力不相及非救江之道也

胡氏曰以者不以者也救江善矣其書以何楚嘗伐鄭矣齊桓遠結江黄合九國之師于召陵然後伐鄭之謀罷陽處父乃獨遣一軍遠攻強國豈能濟乎故書伐楚以救江言救江雖善而所以救之非其道也

讞曰桓公合九國之衆制于升陘然後寢伐鄭

之謀晉文侵曹伐衛會四國之師然後解伐宋之役晉襄繼文之伯履事未幾乃以處父之孤軍遠攻強大事既無成速江之禍此所謂知常而不知變者也春秋書伐楚以救江見救非其道晉襄公之謀怠矣

經四年

春公至自晉

夏逆婦姜于齊

程子曰納幣在喪中與喪婚同也稱婦姜已成婦也不稱夫人不可為小君奉宗廟也不書逆者雖卿亦失其職矣

朱子曰或問逆婦姜于齊何故便書婦曰此是文公居喪納幣聖人于其逆時成之為婦罪其居喪而娶也

胡氏曰逆皆稱女以未成婦而女者在父母家之所稱也往逆而稱婦入國不書至何哉此春秋誅意之

効也

𤅍曰文公越禮而圖婚大失正始之道夫婦之始不以禮合是亦不以禮終也夫婦人倫之本配而後祖瀆大倫而誣其祖矣烏能保其終乎春秋逆必稱女特書逆婦譏其成婚于齊也逆不書公娶不告至不書夫人不與其見于廟也出姜之不允于魯兆巳形于此矣春秋以大義正之以為後世非禮圖婚之戒

狄侵齊

秋楚人滅江晉侯伐秦衛侯使甯俞來聘

冬十有一月壬寅夫人風氏薨

經五年

春王正月王使榮叔歸含且賵三月辛亥葬我小君成風王使召伯來會葬

程子曰天子成妾為母夫人亂倫之甚失天理矣不稱天義已明稱叔存禮也使召伯來會葬以妾母同

嫡亂天理故不稱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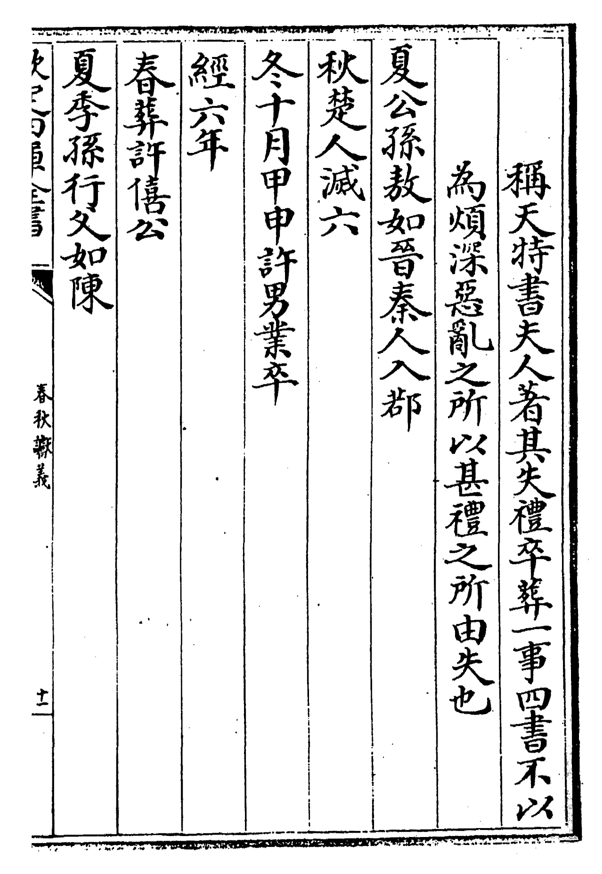
朱子曰成風魯之妾母也使王臣歸賵歸含會葬亂人倫失天理矣

又曰僖公與東晉鄭太后一也皆所以著妾母之義

胡氏曰珠玉曰含車馬曰賵含且賵者厚禮妾母也不稱天王者弗克若天也成風書薨乃有二夫人祔于廟而亂倫易紀無復辨矣故禮之失自成風始也

讞曰按禮諸侯不再娶禮無二嫡春秋之世典

禮混淆嫡妾之分不明大失正始之義惠公首以仲子亂嫡妾之名文公繼以成風亂宗廟之制徒以貴其所生而不知賤其父也王使歸賵會葬自成其為夫人也夫王朝喪葬賻贈來求不聞魯君之會葬也區區妾母之禮若是其至乎天王工法天道與天合德瀆禮亂倫王行自絶于天也噫成風亂宗廟之制文公啓之魯國亂嫡妾之分襄王成之春秋譏其勿克若天不


稱天特書夫人著其失禮卒葬一事四書不以
為煩深惡亂之所以甚禮之所由失也
夏公孫敖如晉秦人入鄀
秋楚人滅六
冬十月甲申許男業卒
經六年
春葬許僖公
夏季孫行父如陳

秋季孫行父如晉八月乙亥晉侯驩卒

冬十月公子遂如晉葬晉襄公晉殺其大夫陽處父晉狐射姑出奔狄

閏月不告月猶朝于廟

程子曰告朔者諸侯所以禀命於君親

胡氏曰不告月不告朔也曷為不言朔因月之虧盈而置閏是主月而有閏也故不言朔而言月猶朝于廟者幸其不已之辭

讞曰周官正歲以序事頒正朔于邦國閏月則詔王居門終月非不頒朔也以閏無所主之氣而居門爾諸侯則以所頒之朔藏于太廟每月告以特羊請行謂之朝廟至于置閏雖無中氣所歷之月晦朔在焉易曰歸奇于扐以象閏程氏曰閏積月之餘日而成也上無不頒之歷下無不告之朔獨文公以閏非常月止朝廟而不告朔遂廢一月之政矣告月即告朔曰月者蓋

朔月之初吉月則積日而成也因月之虧盈而置閏是主乎月而有閏也不告則無一月之政矣然告朔頒政禮之實也朝廟薦享禮之文也廢其實禮而事其虛文猶愈于名實之俱亡故曰猶朝于廟即不欲去餼羊之意書不告月所以誌文公之怠也

經七年

春公伐邾三月甲戌取須句遂城郚

夏四月宋公王臣卒宋人殺其大夫

戊子晉人及秦人戰于令狐晉先蔑奔秦

程子曰晉始迎立公子雍既而悔之故秦興兵以納之晉不謝秦秦納不正皆罪也故稱人晉懼秦之不肯聽已而擊之故書晉及

朱子曰康公令狐河曲之戰修私怨逞小忿上無王命下失民心故好攻戰亟用兵而詩人刺之

又曰或問先蔑立嗣不定故書奔以示貶曰先蔑

實是奔秦如何不書奔為此說者是乃穿鑿以誤後

學

胡氏曰按左氏襄公卒太子幼晉人欲立長君趙孟使先蔑如秦逆公子雍秦康公以師納之晉背先蔑立靈公趙盾將中軍以禦秦潛師夜起敗秦師于令

狐

讞曰立君不以其正改命至于稱兵此則晉之失也晉人利于立長乃命先蔑逆雍秦以兵納

之眉畏襄夫人之偪翻然改命潛師夜起敗秦師于令狐背先蔑而靈公立矣是晉無改立之命諭秦而掩其不備與秦納不正胥失之矣經于秦晉書人著其罪也于晉書及志乎戰也後之臣子于嗣立之際可不謹乎

狄侵我西鄙

秋八月公會諸侯晉大夫盟于扈

冬徐伐莒公孫敖如莒涖盟

經八年

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八月戊申天王崩

冬十月壬午公子遂會晉趙盾盟于衡雍乙酉公子遂會雒戎盟于暴公孫敖如京師不至而復丙戌奔莒

程氏曰敖如京師天子喪也輕王室棄君命不至而復而奔莒其罪著矣

朱子曰延平李先生云只不至而復便大不恭魯不再使人往皆罪也

讞曰大夫受王命不宿于家雖死以尸將事魯遣赦如周弔喪不至而復既又奔莒無將命之誠從淫而奔罪不勝誅春秋直書其事其惡顯然書日謹之其法嚴矣

簽

宋人殺其大夫司馬宋司城來奔

程氏曰七年宋人攻昭公而殺其大夫八年宋人殺其大夫司馬宋司城來奔皆不書名而著其官者死者死于其位去者以其道也

胡氏曰公子卬蕩意諸皆以官舉者見主兵者不能其官至于見殺守土者不能其官至于出奔而其君不免失身見殺宜矣

讞曰司馬掌兵之官司城守土之職昭公不能選衆舉賢乃欲寵其私暱豈有不亡者乎按曲

禮五官先儒謂商制也宋為商後官襲其舊以司空為司城避武公之諱也昭公不道宋人作亂司馬見殺司城來奔國亂無政可知矣春秋于二子書官不書名見主兵者不謹其職守土者不死其位直書其事以為人臣失職之戒

經九年

春毛伯來求金夫人姜氏如齊

二月叔孫得臣如京師

辛丑葬襄王晉人殺其大夫先都

三月夫人姜氏至自齊晉人殺其大夫士縠及箕鄭父

楚人伐鄭公子遂會晉人宋人衞人許人救鄭

夏狄侵齊

秋八月曹伯襄卒

九月癸酉地震

冬楚子使椒來聘

程子曰楚子始有修聘之禮故楚子來聘與中國同

辭椒不氏未賜族

朱子曰楚地最廣自初間併吞諸蠻而有其地其後遂駸駸入于中國初間若不得齊桓管仲遏他氣勢定吞周室以此觀之孔子稱管仲之功豈過美哉

胡氏曰楚僭稱王春秋之始獨以號舉蓋外之也至是其君書爵其臣書名而稱使者是以中國之禮待之也

讞曰楚本顓頊之後聖人豈輕絶之以其僭擬

名號猾夏不恭始以號舉蓋狄之也其後慕義來聘進書荆人逮其浸盛書人書國至是來聘書爵書名春秋進之待以恕也厥後遂罷來聘君臣名氏俱登于册與中國無異詞矣易曰小人革面順以從君也程氏曰小人勉而假善君子所容也更往治之則凶矣春秋立法謹嚴宅心忠恕叛則懲其不恪來則嘉其慕義此用夏變夷之道也

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禭葬曹共公

經十年

春王三月辛卯臧孫辰卒

夏秦伐晉楚殺其大夫宜申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

及蘇子盟于女栗

冬狄侵宋

楚子蔡侯次于厥貉

程子曰楚子非事而出將以觀釁書次以著楚子之

橫也

胡氏曰楚滅江六平陳與鄭于是乎為伐宋之舉次于厥貉次而伐者以次為貶

譏曰楚人有窺夏之心中國無攘外之策晉伯于是乎怠矣易曰孚于剥有厲程氏曰剥者消陽之名小人備之不至則害于善而不知其包藏則危道也楚次于厥貉包藏禍心將為伐宋之舉既滅江六平陳與鄭其勢益張晉君雖少

宜糾合諸侯同心戮力以為備禦之舉曾不是
圖方修秦怨陳鄭宋蔡于是乎皆從之矣然三
國從楚獨書蔡何也是時陳以公子茷之懼鄭
有三大夫之憂宋有狄難楚將伐之是皆不得
已而從也蔡無四境之虞得已不已志在從楚
春秋序于楚子之下著其從楚之罪也

經十有一年

春楚子伐麇

夏叔仲彭生會晉郤缺于承匡

秋曹伯來朝公子遂如宋狄侵齊

冬十月甲午叔孫得臣敗狄于鹹

程子曰鹹晉城狄侵齊又非魯境故得臣敗之

胡氏曰左氏稱此長狄也

讞曰王政不綱外裔内侵桓文與伯終不能遏

至是叔孫獨能敗而獲之亦一時之功也然春

秋書法如是之畧者蓋先王于四夷柔服之而

已未嘗以兵威殄滅為功後世好大之君虛内

以事外勇力之臣要功以毒衆未達春秋之義

矣

經十有二年

春王正月郕伯來奔杞伯來朝二月庚子子叔姬卒

夏楚人圍巢

秋滕子來朝秦伯使術來聘

冬十有二月戊午晉人秦人戰于河曲

程氏曰凡戰皆以主人及客秦曲故不言晉及

胡氏曰秦伯親將晉上卿趙盾禦之其稱人何為令

狐之役故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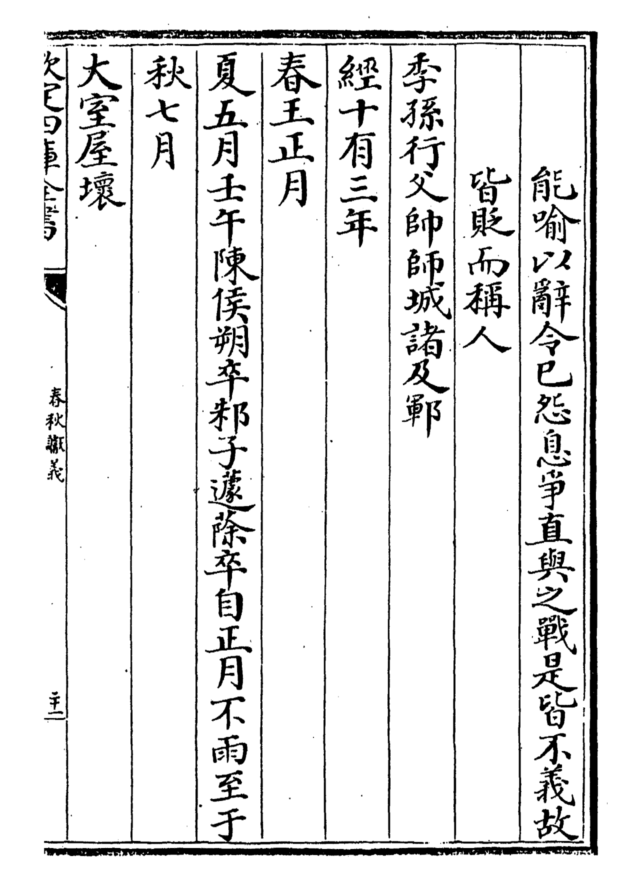
巘曰秦自殽函之敗累興報復之師彭衙令狐

之役暴兵連禍易世不釋晉亦知悔不出兵者

二年秦亦可已矣乃不顧禮義之是非惟以報

怨為事前書秦伐晉晉不言戰則已服矣是以

狄秦而免晉今又尋怨興戎秦曲甚矣然晉不




能喻以辭令已怨息爭直與之戰是皆不義故

皆貶而稱人

季孫行父帥師城諸及鄆

經十有三年

春王正月

夏五月壬午陳侯朔卒邾子蘧蒢卒自正月不雨至于

秋七月

大室屋壞

程子曰春秋中文公事宗廟最為不謹遂有世室屋壞之變天人之際可不畏哉

胡氏曰譏久不修也何以知其久乎自正月不雨則無壞道也不雨凡七月而先君之廟壞其不恭甚矣

讞曰周公稱太廟魯公稱世室群公稱宮總稱曰廟指神所居曰室也大室屋壞則神失其所居矣易曰萃亨王假有廟致孝享也文公怠于宗廟之禮至于屋壞是豈孝享之義哉緩于作

主逆祀僖公棄閏而不告月是皆不敬之大者也春秋直書大室屋壞則其怠廢宗廟之罪著矣

冬公如晉衛侯會公于沓狄侵衛

十有二月乙丑公及晉侯盟公還自晉鄭伯會公于棐

經十有四年

春王正月公至自晉邾人伐我南鄙叔彭生帥師伐邾

夏五月乙亥齊侯潘卒

六月公會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晉趙盾癸酉同盟于新城

程子曰諸侯始會議合而後盟盟者志同故書同同拒楚也

胡氏曰同盟新城同外楚也曰同者志諸侯同欲非強之也

讞曰晉合諸侯攘楚大夫專盟之始也垂隴之盟士縠專之新城之盟趙盾專之會同天子之

事諸侯已不可況大夫乎當是時荆楚暴横陵蔑中華晉靈尚幼新城同盟盾實專之七國亦同欲之春秋書趙盾而無貶詞抑楚之深待晉以恕存夷夏之綱書日于下若異盟會不與大夫之抗盟立君臣之防也觀此則知聖人待衰世之意又以識春秋之世變也

莊十六年同盟于幽諸侯專會同之盟始同盟新城大夫專會同之始

秋七月有星孛入于北斗公至自會

晉人納捷菑于邾弗克納

程子曰晉車八百乘邾人所不能禦也盾之納捷菑也邾人辭以一言之義而晉之八百乘不得進而還正可以易不正不正不可以易正故也

胡氏曰盾以諸侯之師八百乘納捷菑于邾邾人辭曰齊出貜且長宣子曰非吾力不能納義實不爾克也引師而去之故君子善之而書曰弗克納見私欲

不行可以為難矣

讞曰納君不以其正因邾人之一言即引師而去是得改過遷善之義也夫盾為晉卿專他國廢置之事又欲舍長立幼是以強凌弱義之所不可也至于弗克納而還其亦過而能改者歟方其逆公子雍于秦一聞舍嫡外求之言翻然改命及納捷菑于邾一聞齊出貜長之語宣子乃還亦可謂勇于遷善者矣易曰損其疾使遄有喜程子

曰剛能自損損不善以從善也惜其大義不明為法受惡是其蔽之過也春秋貶而書人著其納不以正之罪下書勿克納著其改過之心

九月甲申公孫敖卒于齊齊公子商人弑其君舍宋子哀來奔

冬單伯如齊齊人執單伯齊人執子叔姬

經十有五年

春季孫行父如晉

三月宋司馬華孫來盟

程氏曰書官而名貶之也不稱使者昭公國亂無政華孫為宋來盟故也

胡氏曰其曰華孫猶之季孫叔孫仲孫臧孫之類不書名者義不繫于名也不稱使以是專行為無君矣

讞曰華孫宋督之後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焉可使秉政而主兵乎始失于縱賊不討終失于世掌兵權宋之馭臣無法可知矣夫以弑逆之

後使典重兵今又握權擅命專行無君亦異乎
屈完服義來盟矣春秋特書來盟正其無君專
命之罪書宋司馬著其世掌兵權之失懲惡之
法其嚴矣乎
夏曹伯來朝齊人歸公孫敖之喪六月辛丑朔日有食
之鼓用牲于社單伯至自齊晉郤缺帥師伐蔡戊申入
蔡
秋齊人侵我西鄙季孫行父如晉

冬十有一月諸侯盟于扈

十有二月齊人來歸子叔姬齊人侵我西鄙遂伐曹入其郛

經十有六年

春季孫行父會齊侯于陽穀齊侯弗及盟

夏五月公四不視朔

程子曰古者頒朔于邦國諸侯受而藏之祖廟月朔朝于廟告而行之

胡氏曰天子頒朔諸侯每月奉以告朔出視朝政文公四不視朔公羊以為疾也不言疾是公無疾不視朔也

瓛曰天子頒朔于諸侯順四時以得事諸侯藏朔于祖廟每月告朔而臨朝文公正月至四月皆不視朔其怠廢于政事弗謹于宗廟不敬之甚三書不雨四不視朔無勤民之心自強之志矣烏能有其國乎然則閏月不告月猶朝于廟

禮已怠矣至是四不視朔則朝廟之禮亦廢矣

春秋書四不視朔迹其怠神慢政之罪有民人

者可不謹乎

六月戊辰公子遂及齊侯盟于郪丘

秋八月辛未夫人姜氏薨毁泉臺楚人秦人巴人滅庸

冬十有一月宋人弒其君杵臼

經十有七年

春晉人衛人陳人鄭人伐宋

夏四月癸亥葬我小君聲姜齊侯伐我西鄙

六月癸未公及齊侯盟于穀

諸侯會于扈

程子曰會于扈將以平宋也既會而卒無成功諸侯之所同罪也故扈之會總稱諸侯

胡氏曰宋昭公雖為無道人臣將而必誅春秋正宋人為弑君之罪所以明人道之大倫也故大夫無沐浴之請則貶而稱人諸侯無討賊之功則畧而不序

讞曰晉合諸侯而討亂取賂二國以旋師是皆不奪不饜之道前此盟于扈討齊商人之亂至是會于扈討宋公子鮑之亂晉人名為討賊實則納賂二國之賊偃然為君初無加損此不以義為利以利為利也春秋于扈之盟會畧而不序惡中國諸侯為不義之行蓋不足序者也其義微矣

秋公至自穀

冬公子遂如齊

經十有八年

春王二月丁丑公薨于臺下

程子曰薨書臺下則宴游無節可知

朱子曰一毫不正則有累于其生故春秋書公薨必謹其地學者要當知古人所以嚴于終如此

讞曰文公享國十有八年志于怠荒事多怠緩迹其行事不能以有為者也緩于作主廟壞不

修則慢于神矣四不視朔三書不雨則怠于政矣處父獻盟辱于魯鄭邱賂盟辱于齊甍于臺下既不能保其身肉未及寒又不能保其子怠政之害人也如是夫且人君有常居正終有常寢曾子易簀而終得正而斃為幸況國君之尊死非其所乎春秋雖欲隱之無以別于見弑之君不沒其實以為後世怠荒之戒直書甍于臺下則其義明矣

秦伯罃卒

夏五月戊戌齊人弑其君商人六月癸酉葬我君文公

秋公子遂叔孫得臣如齊

冬十月子卒夫人姜氏歸于齊季孫行父如齊莒弑其君庶其

春秋讞義卷六